

2017.8.26 – 10.15



文/蔡音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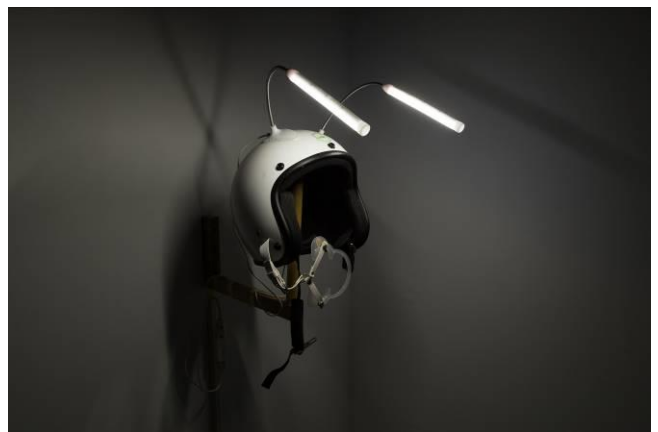
我從小就喜歡動物，喜歡瞭解動物相關的知識，而我也常常藉由這些動物的知識獲得啟發，每當我打開電視觀看這些動物們的紀錄片時，我常常在想我對這些遙遠的動物的意義，據說每年有上千物種被生物學家發現，卻也有上千物種尚未發現就消失了，也許對於這些一起在地球上生存的生命體而言，有沒有被人類納入知識體系並無所謂，對我而言獲得未知的這些動物知識能帶來巨大的喜悅，這些知識就如我的癖好般令我不斷地收集，這些動物知識自身，事實上並非我與動物之間的橋梁，而是某種背後有“強大卻約定俗成的真實”的檔案，這些檔案有自身系統的邏輯與研究方法，我將其收集成檔案庫，對我而言如何藉由這些檔案自身的系統進行誤用、錯用、編造，進而對這個系統進行另類的充填，去動搖強大卻約定俗成的真實，哪怕只是讓其微小的抖動一下，也許才是對我而言真正感興趣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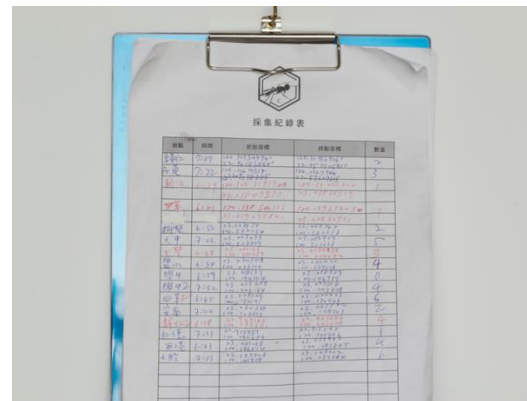
〈昆蟲採集法〉



藝術家以安全帽加上張口器與燈具改裝成採集工具，組織採集小組負責記錄與拍攝，在傍晚時分的台南郊區有水環境(如:茄苳魚塢區、四草紅樹林區、新化水庫區等)，騎乘機車張口捕捉搖蚊，並將每次特定範圍的採集成果吐在培養皿中，共得到 14 次的採集紀錄。

路過民眾都有騎車遇到成團搖蚊的經驗與不小心吃到、飛到眼睛的身體感，所以一經解釋都相當理解藝術家的行為，並熱情分享他們的自身經驗與搖蚊出沒季節等資訊。在展出時此作的行為具有令人不適與感到幽默的矛盾性，讓未有相關經驗的外國觀眾也留下深刻印象。





### 論述

昆蟲採集是生物學研究當中一項很重要的基礎工作，透過採集，我們可以了解每一個物種的數量、棲地、生態等各種資訊並作為學術研究上的基礎數據以及更進一步研究的素材。而採集分為設定採集(Installed collecting)與非設定採集(Noninstalled collecting)，通常特定目的、計畫性、長期性、特定場所、生態系、特定季節等，有規劃的昆蟲標本採集，稱為設定採集法。利用昆蟲特殊習性，如：棲地偏好、顏色、氣味及光波的趨向、溼度、食物及費洛蒙誘引等設置誘捕器及各種陷阱進行逢機及特定種類昆蟲之採集。

本次採集工作主要使用設定採集中的陷阱並結合誘引裝置作為研究方法，以研究搖蚊(Chironomidae, Non-biting midges)的棲地偏好與數量。在生物學的研究上有一大部分的宗旨為研究其他物種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在這次採集方法的設定上，以騎乘機車的行進狀態採集，採集者的口部為採集陷阱。

\*為求研究的精準性，口部配戴張口器，使採集過程中採集陷阱都能處在固定大小的狀態，並結合燈光誘引裝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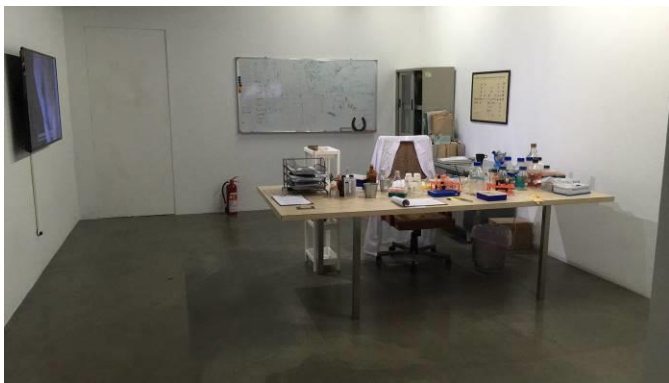
\*此次採集方法，在形態上類似非設定採集的補網採集法，但不論在實質意義上及研究對象的角度上，事情上都比較符合設定採集中的陷阱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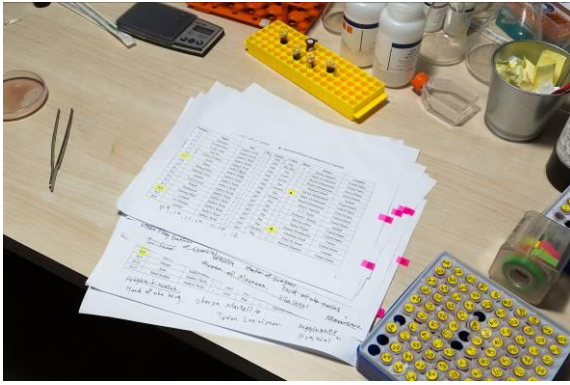
〈查理不存在〉



藝術家自編一則關於獨角馬的敘述，幼馬長角會刺傷母馬無法獲得哺育而難以在自然環境下生存，展開由馬匹育種史為基準針對歷史、科學與現代馬場等角度的探索與假造。藉由友人飾演的馬場工作人員與獨角馬基因研究人員兩方的錄像，以及研究室環境的各種瓶罐、書籍等裝置，試圖混淆觀眾獨角馬是否存在的既定認知，也暗諷我們對展覽形式或媒體形式傳遞的資訊全盤接收。

在馬場進行拍攝前進行多次拜訪，讓友人能化身為工作人員緩緩述說各種飼養馬匹的工作細節，將接生到獨角馬的去角基處理經驗帶入其中。甚至有馬場實習生對此說法差點相信，實為相當有趣的交流經驗。





關於馬匹育種史中可被詳細記錄的當然是冠軍馬種系的資料，藝術家以鞍匠井系的血脈作為獨角馬基因研究依據，1981 出生的鞍匠井在成馬之後，因育種方式的改良有多達三百名的子嗣。在展場牆上的鞍匠井父系系譜中能被記錄的馬匹也只有在賽馬場上有優秀成績，暗喻著整個生物知識體系的創建與生命的去留，都是在諸多非自然的人為因素下發展而成。

### 論述

差不多有百分之十的機率，馬在出生時頭上會有角，但是頭上的角，在吸取母馬的乳汁時會刺傷母馬大腿的內側，因此母馬會拒絕哺育；受圈養的馬在剛出生時，如果發現有角，接生的人馬上就會在幼馬第一次與母馬的乳房接觸前將幼馬的角連同角基移除，而野外具有角的幼馬一出生即會被母馬丟棄死亡，生物學家目前還無法解釋為什麼馬會具備長角基因，且在具備這項基因特徵的個體皆無法生存的狀態下，這項基因仍然能被保留下來。

〈高爾夫球〉



藝術家延續生物知識體系的創建與生命的去留，都是在諸多非自然的人為因素下發展而成的展覽核心，發展出兩組關於休閒運動起源的作品，起源不明的高爾夫球與保齡球具有不同說法的介入空間。藝術家將肚皮隱約有球桿印的田雞標本與保齡球瓶塑型黏上雞羽毛和雞冠的白雞模型，所造成的視覺衝突感來反映生活中格局嚴謹結構詳細的專業運動，追溯起來其實具有如灌蟋蟀遊戲般的純真的惡，現今的我們只是用人造物去代替。

論述

十五世紀葡萄牙人初次踏上非洲的土地(休達)時，發現當地部落的小孩流行玩一種遊戲，他們持著棍棒輪流敲擊青蛙，比賽誰敲得比較遠且樂此不疲。據說如果力道適當，青蛙在擊出的瞬間會發出響亮的 Guo Guo 聲，而這聲音即演變成高爾夫(Golf)名稱的由來。

〈保齡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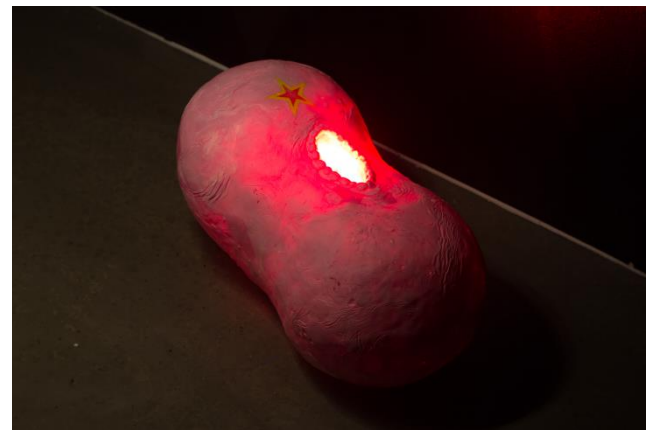


藝術家將栩栩如生的白雞模型排放成保齡球瓶的三角陣列，與玻璃罐內的田雞標本，創造出特定時期標本展示室的奇異氛圍，使觀眾對眼前所見充滿疑問，但也經由這些東西是否為真的探問過程，開啟我們是否也應對知識系統或既定價值產生探問的引導與討論。

論述

保齡球是一項歷史非常悠久的運動，目前考古上的發現約莫可追溯到七千二百年前的埃及，一直到十四世紀德國開始完善保齡球的規則之前，保齡球一直與宗教有很深刻的關係，在埃及時期保齡球的背後意涵包含犧牲與獻祭，而在三到四世紀的歐洲，當時流行打擊惡魔的宗教儀式，這類的儀式多半會以滾動石球擊向雞群，石球象徵正義，而落荒而逃的雞群則象徵被正義擊散的惡魔。

〈真社會性與冷戰的幽靈〉



藝術家剪輯多部早期外星災難片段，以英文旁白製成擬科普類影片，指出當時電影工業對入侵地球的異形族群設定，符合真社會性動物以群體利益為優先的分工特性，其實隱射著極權政治下的國家型態，是屬於冷戰時期對社會主義國家惡意解釋的產物，在電影中均被代表自由主義的小人物發現除王關鍵而化解危機。然當時水火不容的兩方價值觀，如今看來都像是由捲筒衛生紙假裝的旗幟一般，屬於用過即丟的消耗品。

論述

真社會性動物在生物學的界定上屬於最高級的群聚狀態，個體捨棄自身利益，以群體利益作為最大目的並透過高度分工達到最大效益。真社會性的群聚結構普遍在生物界被認為是比人類社會更高級的社會性狀態。在某些好萊塢的科幻電影裡，許多外星生物都是真社會性動物，這些電影總是重複著固定的套路：比人類強大數百倍的外星生物侵略人類社會，造成可能被毀滅的危機，但最後都被散漫、基層、叛逆不照邏輯的主角找到弱點(首腦)並取得勝利。這些電影往往藉由真社會性生物與人類之間的類比來暗喻冷戰結構。真社會性動物的特徵即是利他性的群體利益為一切最重要的目的，透過層級分明且無法翻轉的階級制度，各司其職，以達到高效能的社會狀態，在這樣的電影中人類社會一定都是民主自由世界，無一例外。

這件作品主要以撿拾電影片段的方式，將部分好萊塢電影裡真社會性外星生物的片段剪輯成科普動物紀錄片，描述這些外星生物的生態行為，並逐漸帶出這些生物為何具有這樣生態行為的原因，將這些影片生產背後的意識形態揭露，並參照當下臺灣的處境。